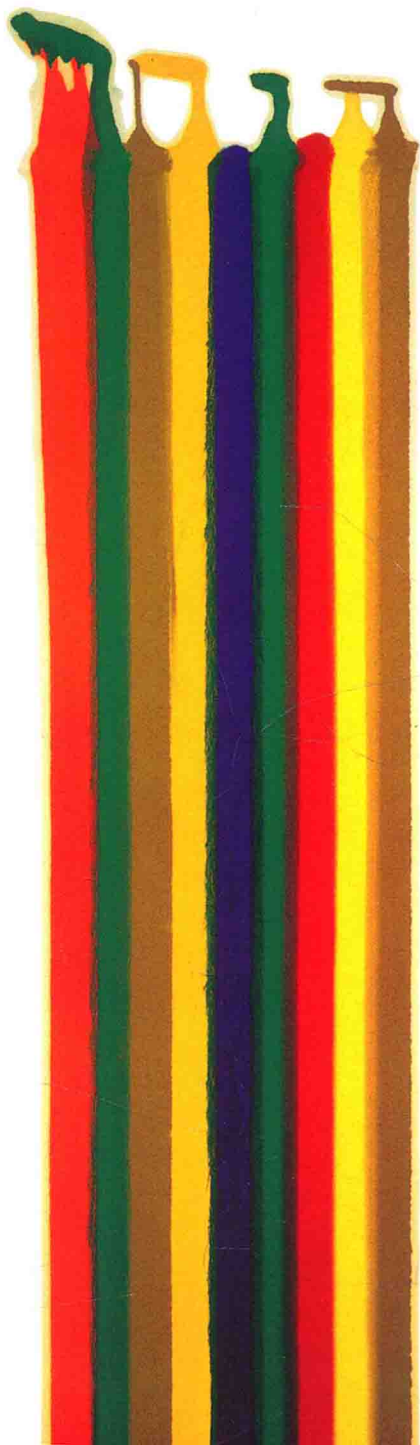


村上春樹

賴明珠譯

色彩を持たない多崎つくると、彼の巡礼の年

沒有色彩的
多崎作
和他的巡禮之年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
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

賴明珠
譯

藍小說 962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譯者——村上春樹

主編——賴明珠

編輯——嘉世強

編輯——黃嫻羽

美術設計——陳文德

執行企劃——林貞嫻

校對——賴明珠、黃沛潔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趙政岷

總經理——趙政岷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二〇六一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二三一—七〇五

(〇二)二二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二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liter@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鴻嘉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平裝本定價——新台幣三五〇元

精裝本定價——新台幣四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 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 初版
--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3.09
面；公分。-- (藍小說；962)
ISBN 978-957-13-5820-8 (平裝)
ISBN 978-957-13-5821-5 (精裝)

861.57

102016301

SHIKISAI O MOTANAI TAZAKI TSUKURU TO, KARE NO JUNREI NO TOSHI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13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shunju Ltd., Tokyo.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封面圖片 Morris Louis "Pillar of Fire"

Original cover designed by Okubo Akiko

ISBN 978-957-13-5820-8 (平裝)

ISBN 978-957-13-5821-5 (精裝)

Printed in Taiwan

色彩を持たない
多崎つくと、
彼の巡礼の年

*Colorless Tsukuru Tazaki
and His Years of Pilgrimage*

從大學二年級的七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多崎作活著幾乎只想到死。在那之間雖然迎接了二十歲的生日，但那個刻度並沒有任何意義。那些日子，對他來說，覺得斷絕自己的生命是比任何事情都自然而合理的。爲什麼當時沒有踏出那最後一步，他到現在都不明白原因何在。如果是那時候的話，要跨過隔開生死的門檻，是比吞下一顆生雞蛋還簡單的事。

他沒有實際去試著自殺，或許是對死的想法實在太純粹而強烈了，找不到和那相稱的死亡的手段，無法和心中的具體形象連接起來。當時具體性不如說是次要問題。如果當時手邊可及的地方有通往死的門扉的話，他應該已經毫不遲疑地推開了。不加深思，也就是以日常的連續去做了。但不知幸或不幸，他無法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找到那樣的門扉。

那時候如果死掉就好了，多崎作常常這樣想。如果那樣的話現在在這裡的世界就不存在了。他覺得那是很有魅惑性的事。在這裡的世界不存在，在這裡被視爲真實的東西變成並非

真的。就和對這個世界來說自己已經不存在的理由一樣，對自己來說這個世界也不存在。

但同時，自己在那個時期，爲什麼非要那樣緊緊貼近死亡不可呢？其實他也無法理解真正的原因。就算有具體契機，但爲什麼對死亡的憧憬會那樣強而有力地，把自己緊緊包進去將近半年之久呢？包進去——沒錯，這是正確的表現法。就像被巨大的鯨魚吞進去，在那肚子裡活下去的聖經中的人物那樣，作掉落死之胃袋，在黑暗沉滯的空洞中度過沒有日期的每一天。

他在那個時期以一個夢遊症者，或一個還沒發覺自己已經死掉的死者般活著。太陽升起就醒來，刷牙，穿上手邊的衣服，便搭電車去大學，在課堂上記筆記。像被強風吹襲的人緊緊抱住路燈柱子那樣，他只是依眼前所有的時間表行動而已。如果沒事他和誰都不開口，回到一個人獨居的房間坐在地上，靠著牆壁，反覆想著死，或生的缺陷。黑暗的深淵在他眼前張開大口，筆直通往地球的芯。那裡看得見的是密密的雲捲著漩渦的虛無，聽得見的是壓迫著鼓膜的深深沉默。

不去想到死時，則完全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想並不是多難的事。既不看報紙，也不聽音樂，連性慾也沒感覺到。世間所發生的事，對他都沒有任何意義。窩在屋裡累了，就走出外面在附近漫無目的地散步。或到車站去坐在長椅上，一直望著電車的開進開出。

每天早晨沖澡，仔細地洗頭，一星期洗兩次衣服。清潔也是他所緊緊抱著的柱子之一。洗衣服、洗澡、刷牙。對吃的事情幾乎毫不在乎。午餐會在大學的餐廳吃，然後幾乎就沒吃什麼像樣的東西。覺得餓了，就到附近的超市去買蘋果和青菜回來啃。或直接吃白吐司，就著紙盒喝牛奶。到了該睡覺的時間，就像吃藥般喝下一小玻璃杯威士忌。幸虧酒力不強，少量威士忌就能把他簡單送進睡眠的世界。當時的他沒做過一次夢。就算做了，那些只要一浮現，就會從無處攀手的光溜溜意識斜坡往虛無的領域滑落下去。

多崎作會那樣強烈地被死所吸引的契機非常明顯。就是他長久以來親密交往的四個朋友，有一天斷然告訴他，我們都不想再看到你，不想和你講話了。沒有妥協餘地就這樣唐突地。而且對那樣嚴厲通告的理由，沒有向他做任何說明。他也刻意不問。

和這四個人是高中時代的好朋友，但作已經離開家鄉，在東京上大學。因此就算被這群朋友放逐了，日常生活並沒有不方便的地方。也不會在路上碰到他們而感到尷尬。但那終究只是理論上來說。由於遠離那四個人，作所感受到的傷痛反而被放大了，變得更迫切。疏離和孤獨化為幾百公里的纜繩，巨大的絞盤將那絞得緊緊的。而且透過那緊繃的纜繩，不分晝夜地傳來難以判讀的訊息。那聲音像穿過林間樹叢的疾風般，一邊變換著強度一邊斷斷續續

地刺著他的耳朵。

他們五個人是名古屋市郊公立高中的同班同學。三個男生，兩個女生。一年級的夏天，因為參加了一個志工活動而成爲朋友，升級分班之後，這組親密的友情依然繼續不變。雖然那個活動是學校所指派的暑期社會科的課題，但指定期間結束後，團隊仍然依照自己的意願主動繼續活動。

除了服務的活動之外，假日大家也會一起去登山、打網球、到知多半島去游泳，或到誰家聚會一起做功課準備考試。或不特別選擇地方（這種情況最多），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可以聊個沒完。雖然沒有特別設定主題，但話題總是源源不絕。

五個人相遇是偶然的機緣。課題的志工活動有幾種選擇，聚集跟不上學校正常課業的小學生（多半是逃學、曠課、拒絕上學的兒童）做課後輔導，也是一個選項。全班三十五人的同學中只有他們五個選擇了那個課程。五個人參加了三天名古屋近郊所舉辦的夏令營，在那所天主教創辦的學校，和孩子們打成一片感情非常好。

在夏令營工作的空檔，他們一有時間就坦率地交談，互相理解彼此的想法和爲人。說出希望，和自己所遇到的問題。而且在夏令營結束時，五個人分別感到「自己現在正處在對的

地方，交上對的朋友」。自己需要其他四個人，同時其他四個人也需要自己——有這種調和的感覺。就像偶然所帶來的幸運的化學性融合。齊備了同樣的材料，無論準備多周到，可能也無法獲得第二次相同的結果。

後來他們在周末，大約以一個月兩次的頻率，會前往那個課輔學校教小朋友做功課，讀書給他們聽，一起運動和遊戲。也會在庭園除草，幫忙油漆校舍，或修補遊戲設備。這種活動繼續了兩年半，直到高中畢業爲止。

只是三個男生、兩個女生的組合，可能從一開始就含有幾分緊張的要素。例如假如男女雙雙都成爲一對情侶的話，就多出一個人來了。那種可能性應該經常以密實的小傘雲籠罩在他們頭上。但實際上並沒有發生這種事，連可能發生的跡象都看不到。

該說偶然吧，五個人都是大都市郊外「中上」階級家庭的孩子。雙親屬於所謂的團塊世代，父親是專門職業者，或在一流企業上班。對孩子教育費的付出毫不吝惜。家庭至少表面上都很平穩，沒有離婚的雙親，母親大多時間都在家裡。學校是所謂升學的學校，所以成績水準整體算高。以生活環境來說，他們五人之間相異點還不如共通點要多得多。

此外除了多崎作一個人之外，其他四人都偶然擁有一個小小的共通點。名字含有顏色。

兩個男生姓赤松和青海，兩個女生姓白根和黑埜（埜同野）。只有多崎和顏色無緣。從一開始，作就因為這件事感受到微妙的疏離感。當然名字有沒有色彩，是和人格沒有任何關係的。這點他很清楚。但他對這件事覺得很遺憾，而且連他自己都很驚訝的是，還因此頗為受傷。其他的人好像理所當然似地，立刻互相以顏色相稱。「紅仔」「藍仔」「白妞」「黑妞」地叫。只有他依然稱為「作」。如果自己也擁有帶色彩的姓那該多好，作很認真地想過幾次。那樣一切就更完美了。

紅仔的成績格外優秀。雖然看不出他有特別努力用功，但所有學科成績都是頂尖的。但他並不因此而驕傲，反而有退後一步顧慮周圍感受的地方。簡直像以自己頭腦優秀為恥似的。只是像在小個子的人身上經常可以見到的那樣（身高始終都沒超過二百六十分），一旦做了決定，就算是微小的事情也有不輕易讓步的傾向。對不合理的規則，或能力有問題的教師，也經常會認真生氣。由於生來不服輸的個性，網球比賽打輸了會很不開心。雖然不是說他輸不起，不過很明顯地話會變少。其他四個人覺得那樣沒耐心的他相當有趣，經常開他玩笑。最後紅仔自己也笑起來。他父親是名古屋大學經濟系的教授。

藍仔是橄欖球社的前鋒，體格好得沒得挑剔。三年級時擔任球隊的隊長。肩膀寬闊、胸膛厚實、寬額大嘴、鼻梁挺直。是個幹勁十足的運動員，身上經常帶有新的傷口。似乎不太

適合踏踏實實的用功方式，不過個性開朗，受到很多人歡迎。看人時眼光直視，以清楚的聲音說話。食量驚人，吃什麼都津津有味。絕少說人的壞話，人家的名字和長相他立刻記住。經常聽人說話，擅長打圓場。作現在還記得他在橄欖球賽之前，和隊友圍成一圈，高聲激勵大家的光景。

他大聲喊著：「聽好，我們現在開始要打勝。對我們來說問題是要如何勝法，要勝多少。我們沒有敗的選擇。聽好，我們非勝不可！」

「我們非勝不可！」選手們大叫，然後往球場散開。

但他們高中的橄欖球校隊並不特別強。藍仔自己雖然天生運動能力強，是個聰明的選手，但球隊整體水準只能算還好而已。如果遇到提供獎學金從全國招募優秀選手的私立高中的強校隊時，往往三兩下就吃敗仗了。不過比賽一結束後，藍仔就不太在乎勝敗了。「重要的是想戰勝的意志本身。」他常常說。「在實際的人生中，我們無法一直繼續保持勝利。有時會勝利，有時也會失敗。」

「而且有時會雨天順延。」愛諷刺的黑妞說。

藍仔悲哀地搖搖頭。「妳把橄欖球跟棒球和網球搞混在一起了。橄欖球是雨天也不順延的。」

「下雨也比賽嗎？」白妞驚訝地說。她對所有的運動幾乎都不感興趣也沒有知識。

「真的啊。」紅仔裝得正經八百地插嘴。「橄欖球比賽是不管下多大的雨都不會中止的。所以每年有很多選手在競技中溺死。」

「太過分了！」白妞說。

「嘿，妳真傻。這當然是開玩笑的啊。」黑妞驚訝地說。

「話題扯遠了。」藍仔說。「我只想說，輸得漂亮也是運動能力之一這回事。」

「而且你每天都在努力練習這個。」黑妞說。

白妞容貌端正，令人聯想到古時候的日本人偶娃娃，個子高高身材苗條，體型像模特兒一般。長長的頭髮烏黑亮麗。許多擦肩而過的路人，都不禁要回頭看她。然而她卻有點對自己的美不知所措的樣子。個性很認真，無論哪方面引人注目總讓她感到不自在。雖然能彈一手優美而高明的鋼琴，但在不認識的人前面則絕不顯露她的琴藝。只有在課輔學校耐心教小朋友彈鋼琴時，她看起來顯得格外幸福。作在其他場合，從來沒看過白妞那麼愉快明朗的表情。有幾個孩子可能不適應一般的學習，卻擁有自然的音樂才華，這樣被埋沒掉太可惜了，她說。但那所學校只有一台接近古董的立式鋼琴。他們五個人爲了幫孩子們買新鋼琴，熱心地發起募款活動。暑假全體去打工。也到樂器公司去請求協助。並在長期努力之後終於能買

到平臺式大鋼琴了。那是高中三年級春天的事。他們這種腳踏實地的奉獻服務受到注目，連報紙都報導出來。

白妞平常話很少，但她喜歡生物，一談到貓或狗時臉上表情就會忽然改變，很熱心地加入談話。雖然她本人說當獸醫是自己的夢想，但作無論如何都無法想像她拿起銳利的手術刀割開拉不拉多犬的肚子，或把手伸進馬的肛門的情景。如果去上獸醫專門學校的話，當然這種實習是必修課。她父親在名古屋市內經營婦產科醫院。

黑妞的容貌說起來是比一般水平要高一點的程度。但表情生動，活潑可愛。塊頭大身體圓潤，從十六歲時胸部就已經很豐滿。自立心強，個性強悍，快嘴快舌，頭腦轉得也一樣快。文科成績優秀，數學和物理卻很糟糕。父親在名古屋市內主持會計師事務所，但她看來實在不可能幫上忙。作還經常幫她做數學習題。黑妞常會說些犀利的諷刺，不過倒有她獨特的爽快幽默感，和她談話既開心又刺激。她也是個熱心的讀書狂，手上經常捧著書。

白妞和黑妞兩個人初中時已經是同班同學，從五個人結成夥伴之前，彼此就已經很熟。她們兩人並排在一起時，看來相當出色。一個是藝術才華洋溢，卻文靜內向的大美人；一個是聰明調皮，又愛諷刺的活寶貝。真是獨特而有魅力的組合。

這麼想起來，這些夥伴中只有多崎作是沒有明顯特徵和個性的人。成績也只不過中上的

程度。他對用功沒有特別興趣，不過上課通常很注意聽，最低限度的預習和複習也都從來不會遺漏。從小不知怎麼就養成這種習慣了。就和飯前一定洗手，飯後一定刷牙一樣。因此雖然沒有得到引起周圍注目的成績，但每個學科都能輕鬆達到及格分數。雙親也只要他不出問題，對學校成績並不斤斤計較，也不會勉強他去補習，或幫他請家教。

雖然不討厭運動，不過並沒有參加運動社團積極從事活動，只有和家人或朋友有時去打網球、有時去滑雪、有時去游泳池游泳。這種程度而已。偶爾也有人說他容貌端正，這總之不過表示「沒有特別的缺陷」而已。他自己在鏡子前面望著自己的臉，常常會感覺到那無可救藥的無聊。既沒有特別關心藝術，也沒有特別的興趣和特技。算是沉默寡言，經常會臉紅，不擅長社交，和初次見面的人在一起時會坐立不安。

要勉強說他的特徵，那麼就是五個人之中他的家境可能最富裕，還有他的阿姨是個專業演員，雖然樸素不過還相當有知名度。不過以作個人來說，他並沒有具備值得向人誇耀，或能顯示說你看我有這個的特質。至少他自己這樣覺得。各方面都是中庸的。或者說色彩是淡薄的。

只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是興趣的事，多崎作比什麼都喜歡看車站。不知道爲什麼，但自從有記憶以來，他一直被鐵路車站所吸引。無論是新幹線的巨大車站、鄉間的單線小車站、

或純粹講求實用的集貨車站，只要是鐵路的車站就行了。和車站有關的一切事物都能強烈吸引他的心。

小時候他也和大家一樣著迷於鐵路模型，但他實際上感興趣的並不是製作精巧的火車頭和車廂，不是一邊複雜地交叉一邊延長的鐵道路線，也不是設計精巧的情景模型，而是附屬品般放在那上面的普通車站的模型。他喜歡看電車通過那樣的車站，或慢慢降低速度然後準確地停在月臺上。他會想像乘客來來往往的模樣，聽到站內的廣播聲和發車時的鈴聲，站務人員俐落的動作。現實和空想在腦子裡混合，他甚至興奮得身體都顫抖起來。然而，他卻無法向周圍的人合理說明自己的心爲什麼會那樣被鐵路車站所吸引。而且就算說明了，如果人家認爲你是個奇怪的孩子那豈不更糟糕。而且作自己也想過，說不定自己真的有什麼不正常的部分。

雖然沒有明顯的個性和特質，而且雖然經常有趨向中庸的傾向，但自己好像有和周圍的人稍微不同，有不太能稱爲普通的部分。帶有這種矛盾的自我認識，從少年時代到三十六歲的現在，在人生中處處爲他帶來困惑和混亂。有時是輕微的，有時則相當嚴重而強烈。

自己爲什麼會加入那個朋友團體，作經常會搞迷糊。自己在真正的意義上有被大家需要

嗎？或許沒有自己，其他的四個人可以更無所顧忌地快樂相處。他們是否只是碰巧還沒留意到這件事而已？遲早總會想到吧？多崎作越想越感到迷惑。要追究自己的價值，就像要衡量一個沒有單位的物質那樣。指針不會發出喀擦一聲停在某個地方。

但除了他之外的四個人，似乎並沒注意到這種事情。在作的眼裡，他們五個人全體集合，共同行動，看來是真心感到快樂的樣子。這必須正好是五個人。不能多一個，也不能少一個。就像正五角形是由長度相等的五邊所形成的一樣。他們臉上的表情明顯地這樣說。

而且多崎作當然也以自己是組成那五角形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一片而感到高興和自豪。他衷心喜歡其他四個人，而且比什麼都愛他們這種一體感。就像樹苗從地下吸收養分那樣，作從這個團體吸收了思春期所必要的營養，在體內儲存成長所需的重要糧食，或放著以備供應非常時期所需的熱源。不過雖然如此，他心底經常都有一種恐懼，怕自己有一天會從這親密的共同體脫落，或被彈出，一個人被留下。和大家分開之後變成一個人，就像黑暗的不祥岩石，在退潮時露出海面那樣，這種不安經常會抬頭。

*